



JAPAN NOVEL

# 越界

上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日」桐野夏生 著

于近江 等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 越界

〔日〕桐野夏生 著

于近江 等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8年度日本第50届推理作家协会获奖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界 / (日) 桐野夏生著 ; 于进江等译 .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2000. 7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ISBN 7-5329-1805-X

I . 越… II . ①桐…②于… III . 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299 号  
图字 : 15—00—030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责任编辑 吴晓玲

装帧设计 刘小军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64 开本 9.562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378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总 定 价 (上、下册) 19.2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桐野夏生是日本当代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日本成蹊大学法律系毕业，当过公司职员等。1984年开始小说创作，90年代初开始创作推理小说，逐渐崭露头角。

1993年，以《落到脸上的雨滴》获第三十九届推理小说大奖“江戸川乱步奖”；1998年以开拓日本犯罪小说新领域而著称的《越界》获第五十一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1999年以《迷人的脸蛋》获第一二一届日本大众文学最高奖“直木奖”。此外，其代表作还有《被天使抛弃之夜》、《水之眠，灰之梦》、《泯灭之心》、《西洋景》等。近年来，以创作情节跌宕曲折、悬念丛生的犯罪小说而驰名于日本文坛。

本书于1997年7月15日由日本讲谈社出版，至1998年

docsriver.com商家古籍书城



8月，在短短的一年中连续再版十四次，成为日本最畅销的推理小说。翌年，获1998年度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第一名。1999年10月以该书内容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越界——妻子们的犯罪》在日本各电视台上映，引起人们的关注，再次引起轰动。

作品以一件杀夫碎尸案为中心而展开，主人公是在东京市郊一家盒饭工厂做计时工的四个家庭主妇。因夫妻打架，弥生失手勒死了游手好闲、寻花问柳的丈夫，其工友雅子劝说工友良惠、邦子替她将尸体肢解并处理掉。后因乌鸦在公园垃圾箱中觅食，使碎尸案东窗事发，东京警视厅立即立案侦查。弥生与雅子等人隐瞒真相，相互包庇，得以蒙混过关。结果，经营酒吧、暗设赌场的老板佐竹却以杀人嫌疑罪被捕，后又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出狱后的佐竹已名誉扫地，倾家荡产，心灰意冷，难以东山再起。他决心报仇雪耻，高薪雇人明察暗访，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为盒饭工厂的保安员，亲自跟踪调查，终于掌握了弥生杀死丈夫和雅子等人为其碎尸灭迹的全过程及一系列确凿证据。于是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诱骗除掉邦子，掳走弥生的巨额保险赔偿金，最后与碎尸案的主谋雅子展开了一场灵与肉、生与死的殊死较量……

这起家庭犯罪杀人碎尸案，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日本泡沫经济社会中的一个缩影。从婚姻家庭的冷漠、破裂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崩溃、伦丧；从家庭中的夫妻、母子、婆媳关系到社会中的人际交往，都深刻地揭示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中



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金钱至上。为了钱，可以抛弃亲情、友情，不顾一切地去偷、去骗、去抢；为了钱，可以出卖灵魂，去干肢解尸体的勾当。正如日本推理小说评论家新保博久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为了庇护计时工同伴杀夫的罪行，雅子一伙铤而走险的举措比杀夫还可怕。”

作者的这部小说与她以前所描写的冷酷人物的形象有迥然不同的风格，如结尾中，没按通常的劝善惩恶的俗套安排雅子被警方逮捕，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用心。因此，作为新的犯罪侦探小说，本书一发表，就引起非同一般的反响。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时，评委们盛赞道：“这部推理小说令人叹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鞭策作者勤奋耕耘，不断创新，在最近不到五年的时间，先后荣获日本推理小说的两项权威大奖，并且在《越界》之后不到两年，又以追求孤独和自由的新作《迷人的脸蛋》荣膺日本通俗文学最高奖“直木奖”呢？桐野夏生在获直木奖后不久发表的一篇短文《焦躁是创作的原点》中的回忆与感想，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些许启示。她在文章中写道：“上小学时，我经常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杂志和小说，包括哥哥和弟弟的；有时，让父母带着去看美国电影，对美国好莱坞电影佩服得五体投地；晚上，躺在被窝里，还沉浸在各种故事的余韵中，心驰神往，添枝加叶地构思新的故事……上学后，在我的心中，浮现出想写点什么的想法。从那时到现在，这一直是我孜孜不倦的向往与追求。我在不断地思索：自己幼时的焦躁，不是至今依然如故



吗？如果能搜寻到更好的词汇，描写得岂不是更加生动？如果能用多种文体创作，对内容岂不是产生更多的影响？那样一来，自己想描写的内容，岂不是更加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此次，我获得第一二一届直木奖，屈指算来，我从事创作已经十五年了，我深感这是对我的厚爱，深知这是授予我的崇高荣誉。为此，我也感到万分喜悦，但是，和小学四年级时一样，只要不忘对‘表现’的追求，岂不是永远处于焦躁之中？因此我想，必须努力扩大见闻，激发创作热情，必须积极地创作和不停地憧憬，因为这两者是表里一致的统一体。我决心以此次获奖为契机，戒骄戒躁，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相信，桐野夏生作为辛勤的耕耘者，一定会不负众望，在不断地“焦躁”追求中，锐意进取，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推理小说，奉献给广大读者。

译者

2000年3月1日于泉城



所谓的走上绝望之路是指拒绝任何求生的努力。

——弗兰纳里·奥康娜

Copyright ©1997 Natsuo Kirin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1997 by Kodansha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 2000 Shando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Kodansha Ltd.

©1997年 桐野夏生

版权所有。

株式会社讲谈社 1997 年在日本首次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2000 年山东文艺出版社。

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授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8年度日本第3届推理作家协会新人奖



## 作者简介

### 桐野夏生

1951年生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成蹊大学法学部毕业，当过公司职员等。1993年，以《落到脸上的雨滴》获第39届推理小说大奖江户川乱步奖；1998年，以开拓日本犯罪小说新领域而著称的《越界》成为第118届直木奖预选通过作品，并获第51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1999年4月，继《越界》发表两年之后，以追求孤独与自由的又一部力作《迷人的脸蛋》获第121届日本大众文学最高奖直木奖，从而成为当代日本著名的女推理小说作家。

# 第一章 夜 班

---

香取雅子比约定时间提前到达停车场。一下车，就被七月充满湿气的夜幕包围。或许是闷热的缘故，一片漆黑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雅子感到喘不过气来，仰望着尚无出现星辰的夜空。在舒适的空调车内，降了温的干燥的皮肤，很快就变得汗淋淋的。

与新青梅公路方向飘来的废气混杂在一起，隐隐约约地传来一股油炸食品的难闻的油腻味。这就是过一会雅子即将上班的盒饭工厂里的气味。



“真想回去！”

一闻到这种气味，雅子头脑中就浮现出这句话。其实，连自己也不知道想回哪儿，才出现那种念头。毫无疑问，不是刚刚离开的那个家。为什么不想回家？究竟想回哪儿？一种迷茫的心情使雅子感到困惑。

从午夜零点到早上五点半，中间不能休息，连续制作通过传送带传来的盒饭。做计时工，工资比较高，但却是一项需长时间站立的艰苦工作。当身体不舒适时，想到如此辛苦，不止一次地想打退堂鼓，辞掉这份工作。但是这种毫无目标的心情与高收入是相当矛盾的。

雅子像平时一样，点上一枝烟。吸烟是为了消除工厂中的气味，这是刚进工厂时想出来的办法。

盒饭工厂大约位于武藏村山市的中央，与巨大的汽车制造厂的灰色围墙外面的公路遥遥相对，孤零零的一大片。工厂周围是一片落满尘埃的田地和几家小型汽车维修厂。土地平整，视野开阔。工厂的停车场还需由此向前步行三分钟，在一家已经荒凉的废弃工厂的前方。

停车场是一片仅仅简单平整过的开阔空地。虽然大体上用胶带划定了停车位置，但因落满了尘埃，停车线并不固定。接送员工的两用轿车及轻型汽车等杂乱无章地停放在那里。

如果有人藏在草丛里或汽车旁边，是很难发现的。这里也是一个很容易出事的地方。雅子小心翼翼地边观察周围的情况，边锁上车门。



突然，传来汽车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黄色的车灯，瞬间把夏天茂密的草丛映得通明，一辆绿色的高尔夫敞篷汽车驶进停车场。从卷起帆布篷顶的驾驶座上，肥胖的城之内邦子探出脑袋，低头道歉：

“对不起，我来晚了。”

邦子随意地把高尔夫车停在雅子那辆褪色的红色花冠牌轿车旁。尽管车子往右放偏了，但邦子却毫不在意。无论是拉侧闸，还是关车门的声音，都超过一般人。她对一切都好浮华，喜欢张扬。

雅子用胶鞋鞋尖捻灭了烟头。

“你的车造型可真漂亮啊！”

即使是在工厂，也要找个什么话题聊聊天。

“是吗？”邦子高兴地伸了一下舌头。

“不过，因此而欠下一屁股债也够蠢的吧？”

雅子暧昧地笑了笑。邦子欠的债好像不完全是因为买车，邦子的东西名牌居多，服装方面也花销很大。

“咱们快点走吧。”

从停车场到盒饭工厂的路上，从年初开始，常有流氓出没。迄今已发生过多起女工被强行拖到暗处、遭到强暴的恶性事件。昨天，工厂领导刚刚提醒大家：“务必要结伴，一起上班。”

两人在没有路灯的黑乎乎的土路上走着。右侧，毫无秩序地排列着一些公寓楼及一些带有宽敞院落的农户。虽然看起来乱糟糟的，但是有人烟生息。左侧，夏草丛生的暗渠对



面，已废弃的老盒饭工厂和已关闭的保龄球馆连成一片，既闲寂又荒凉。据遭遇流氓袭击的女工们说，就是被拖到这片荒地遭到侮辱的。雅子警惕地左右巡视，和邦子加快了脚步。

从右侧远处的一栋矮小公寓中，传来操葡萄牙语的男女吵架的声音，好像是在同一工厂上班的同伴。这家盒饭工厂除了雅子这些主妇计时工之外，还雇佣了许多日裔的巴西人，其中有不少是夫妇。

“这几个流氓是不是巴西人呀？大家都这样议论。”

黑暗中，邦子皱着眉头说。雅子毫无表示，只管默默地走着。她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男人，对女人来说，都是令人头疼的。只要在这家工厂上班，无论怎样注意，都难以消除身心的郁闷。作为女人，只有自卫，别无良策。

“听说那家伙长得虎背熊腰，力气大得不得了啊。他什么也不说，一上来就紧紧抱住你，让你连气都喘不过来。”

邦子的口气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向往的感觉。雅子感到仿佛乌云覆盖星空，邦子的心中是否也被什么塞满了呢？

背后，传来自行车刹闸的声音。她们两个心情紧张地回头一看，是一位身材矮小的上了年纪的妇女。

“是你们两个呀，早上好！”

原来是同伴吾妻良惠，五十五六岁的寡妇。她心灵手巧，干起活来一个顶两个，被工厂的同事们揶揄地称为“师傅”。雅子放心地说：

“啊！太好了，原来是师傅呀，早安。”



大概是不喜欢良惠，邦子有意慢了半步。

“连你也叫师傅，以后可不要喊了，啊。”

话是这样说，但良惠喜形于色，急忙跳下车，和大家一起步行。真不愧为体力劳动者，尽管骨骼瘦小，个头很矮，但身体却结实健壮。然而，与身体相比，瘦小的脸盘在夜色中显得苍白，不知为什么有些娇媚的感觉。正是这一点，使良惠给人一种薄命的印象。

“因为大家都议论流氓的事，你们两个才结伴一起来的吧？”

“是呀，因为邦子还年轻嘛。”

邦子嘿嘿地笑了。邦子二十九岁。良惠边躲避夜色中的闪光的水坑，边瞅了一眼雅子的脸。

“你也是呀，容光焕发正当年，才四十三岁吧？”

“越说越离谱了。”

雅子一本正经地说。最近，几乎从未有过如此肆无忌惮的纵情议论的气氛。

“那个已经停了吗？没有那种欲望了吧。”

良惠像是开玩笑说。但雅子却以为的确如此。自己如今就像爬虫类，在又冷又干燥的地面上爬行。

“可是，师傅为什么比平时迟到了啊？”雅子换了话题。

“啊，我婆婆老是缠磨不休呀。”说完，她紧皱着双眉。良惠必须照顾卧床不起的婆婆。

雅子没有继续追问，注视着前方。左侧，一片荒废的房屋的头，停着几辆向连锁食品店快速运送盒饭的白色卡





车。在它们的远处，深夜中的盒饭工厂巍然屹立。荧光灯亮如白昼，宛如一座不夜城。

良惠去附近存车处存上自行车后，三人一起登上厂房外的楼梯，上面铺着已经踩破了的绿色化纤地毯。

走进二层的大门，右侧是办公室，走廊的最里面有休息室和更衣室。由于车间在一层，工人们更衣后，还需返回。禁止穿鞋进入车间，那里铺着红色的带孔地毯。荧光灯发出红色的光，走廊里显得阴森森的。女工们的面部看起来暗黑，毫无光泽。雅子注视着同伴们疲惫不堪的脸，心想，我大概和她们一样吧。

卫生监督员驹田手里拿着除尘滚子站在拖鞋面前等候。沉默寡言的驹田，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在每个人的背后推一下滚子。这样做是为了事先将每个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尘土清除掉。

女工们在铺有榻榻米的宽敞休息室里，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说笑着。大家都已换上白色工作服，吃了早点，喝了茶水，等待开工的时间。也有的人想，哪怕打个盹也好，坐在旁边闭目养神。

近百人的夜班工人中，约三分之一是巴西人，其男女比例为各占半数。因赶上假期，学生打工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几乎大部分还是四五十岁的家庭主妇计时工。

雅子一边和年纪大的人打招呼，一边走进更衣室，发现山本弥生一个人坐在室内的一角。看到三个伙伴，她也毫无表情，像丢了魂似的呆呆坐着。雅子问候道：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阿山，早上好！”

弥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但瞬间就消失了。

“你好像很疲劳呀。”

弥生点了点头，仍然沉默不语，表情忧郁。在四个女工中，不，在所有上班的女工中，弥生长得最漂亮，五官匀称得无可挑剔——眉清目秀，高高的鼻梁，浑厚的小嘴。个头虽不算高，但体形苗条，富有魅力。在厂里是有名的美人，所以，既容易受到伤害，又为人们所喜爱。

雅子一直在保护着弥生。与好胜心强的自己不一样，弥生总是与世无争。她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种与郁闷无缘的性格，让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是一个心绪复杂不断变化的可爱女人。

“你哪儿不舒服？无精打采的样子。”

良惠用略显红肿的手在弥生的肩上“啪”地拍了一掌，使弥生不由得全身抖了一下。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的良惠回头瞅了瞅雅子。雅子用眼神示意两个人先走，然后坐到她的前面。

“哪儿不舒服吗？”

“唔，没什么。”

“和丈夫吵架了吗？”

“要光是吵几架，那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

弥生意味深长地说，用恍惚无神的目光，看着雅子背后的天空。

雅子为了节省时间，边用发卡归拢一下披肩发，边问：



“出什么事了？”

“过会儿告诉你。”

“现在就说吧。”雅子一边确认墙上的挂钟时间，一边催促道。

“过会儿说吧，说来话长呢。”

瞬间，弥生的面部出现愤怒的表情，但立刻就消失了。雅子不再坚持，站了起来。

“那好吧。”

说完，雅子急忙走进更衣室，找自己的工作服。所谓的“更衣室”，只是人们那样叫罢了。只不过是窗帘布与休息室隔开的一个空间而已。与百货商场的减价商品柜台一样，结实的衣帽架拥挤不堪地摆了一大排，工作服挂在自备的衣架上。上白班的女工们的衣帽架上挂着换下来的工作服。相反，上夜班的女工们的衣帽架上挂着刚刚换下来的五颜六色的服装。

“我们先走了。”

良惠和邦子拿着发网和帽子走了出去。已经到了必须打出勤卡的时间了。工厂规定十一点四十五分到十二点打卡，然后到一层车间的入口处待命。

雅子找到自己的衣帽架，上面挂着带拉链的工装式大褂和腰间带松紧的工装裤。她麻利地在T恤衫上罩上白大褂，并一边防范着休息室中男人们的目光，一边脱下制服女裤换上工装裤。这里根本没有男女隔离的更衣室。虽然已在这里工作两年了，但至今仍然难以适应这男女不分的环境。



用黑色发网罩住用电热卷整过形的头发，又戴上被称为“知了帽”——一种用纸做出的浴帽似的帽子。当雅子手拿透明塑料长围裙走出更衣室时，弥生还木然地坐在原处。

“阿山，快点儿！”

看着弥生缓慢地站起来，与其说是感到焦急，莫如说是为她担心。休息室里的员工几乎都走了，剩下的是几位巴西籍的男职工。一个个满面倦容，叉开粗壮的双腿，靠着墙壁在吸烟。

“早上好！”

其中的一位举起拿着烟头的手问好。雅子含笑点了点头。他胸前的名牌上写着“宫森和雄”。他肤色浅黑，浓眉，鼓脸，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外国人。的确，和雄适合干用平板车运送米饭、再把它放到自动化流水线上的力气活。

“早上好！”

和雄也向弥生问好，精神恍惚的弥生没有理睬他，和雄露出失望的神色。在人际关系淡漠的这家工厂，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雅子与弥生上完厕所，带上口罩和围裙后，用刷子刷了手和胳膊，喷上消毒液。打完出勤卡，穿上白色作业鞋后，在通往车间的楼梯口，接受卫生监督员的检查。驹田用除尘滚子再次在两人的背部滚了一遍，并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她们的指甲和手指。

“没有伤吧？”

只要手上有一点伤痕，就绝不允许接触食物。两个人伸



出双手，通过了检查。或许与心理作用有关，弥生的脚跟有些站不稳。

“我说，弥生，今天你这个样子能行吗？”

“嗯，没事。”

“孩子们怎么安排的？”

“唔。”弥生暧昧地回答。

雅子再次审视弥生的脸庞。可能与戴作业帽和口罩有关，只能看到一双无神的大眼。弥生对雅子探寻的视线毫无察觉。

来到一层的车间，凉飕飕的冷气和各种食物的气味混在一起，使人闻到如同打开冰箱时的那种气味。冷气在水泥地上流动，尽管是盛暑，车间里却很凉爽。

两人在车间的入口处加入了等待开门的行列。站在前面的良惠和邦子转身递了个眼神。她们四个人是总在一起操作、相互帮助的伙伴，如果没有伙伴的相互鼓励，就不可能完成如此紧张的工作。

车间的大门开了。工人们一起涌入，再次洗手和胳膊，并进行消毒。盖到脚脖的围裙也必须用消毒液擦洗干净。当动作缓慢的弥生和等她的雅子终于用消毒液洗完，来到传送带前面时，其他人已做好了开工的准备。

“快！快！”

性急的良惠催促道，“中山快来啦！”中山名叫早朝部，是夜班的车间主任。虽然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但嘴损，苛刻，好对定额说三道四，计时工们都讨厌他。



“对不起，对不起。”

雅子急忙取来一次性塑料手套和已消毒过的擦手用布巾，递给弥生几条。弥生直到戴上手套，好像才意识到要开工了。

“你可要注意安全呀！”

“谢谢！”

返回传送带的前面，良惠让大家看了带图片的说明书。

“首先，是咖喱盒饭，一千二百盒。我来盛饭，你和平时一样，给我递饭盒，可以吗？”

“盛饭”是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是关系到整体速度的关键。所以“盛饭”工序向来是由手脚麻利的良惠担当。良惠希望递饭盒这项工作由知心人雅子担当。

雅子为了使扣在一起的塑料饭盒递起来方便，一个个都拆开了。她边做准备，边回头眺望弥生，因弥生动作迟缓，往米饭上浇咖喱汁的轻松工作被别人抢去了。只顾自己能保住浇咖喱汁工作的邦子耸了耸肩膀。尽管同伴想帮忙，但本人如果不主动配合，也是枉然。

“她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良惠皱着眉头说。雅子默默地摇摇头。今天，弥生的表现的确异常，果然被排除在流水线作业之外。无处可去的弥生，迫不得已只好转到缺人手的搅拌米饭的工序。雅子心急如焚，对走近身旁的弥生悄悄地说：

“这个活可够累的，你……”

“我知道。”



车间主任中山突然跑过来。

“快干！混蛋，你们在磨蹭什么？”

他在知了帽上又罩上一顶带帽檐的作业帽，所以看不清他的表情，但黑边眼镜下的一对小眼明显地闪着凶光。

“怎么样，那个丧门星来了吧！”

良惠咂咂嘴。

“这个恶棍！”

被骂作“混蛋”而感到屈辱的雅子小声地回了一句。她很讨厌妄自尊大的中山。

“请问，他们让我来搅拌米饭，怎么拌呢？”

一位好像刚上班的中年妇女胆怯地问。

“你呀，站在这儿把米饭拌匀。我呢，要这样把米饭盛到饭盒里，然后，递过去，让别人在上面浇上咖喱汁。你对面的那个人做同样的工作，你模仿着她做就可以了。”

良惠很和蔼地指着站在传送带对面的弥生说。

“我明白了。”

尽管如此，还没掌握技巧的这位新手，为难地环视着周围。但良惠却毫不客气地打开了传送带的开关。“轰隆”一声，传送带开始转动。雅子侧眼看了一下，确认良惠设置的速度比平时快。因为觉得开机有点晚，良惠想加快干活的速度。

雅子开始熟练地给良惠一个一个地递饭盒。自动装置的出口处“吧哒”一声，一份四角形的饭团流出。良惠用饭盒接住，放在秤上，大体确认一下分量后，放到传送带上。她





的动作非常娴熟。

有把四角形米饭拌匀整平的，有浇咖喱汁的，有切炸鸡块的，有把鸡块放到咖喱汁上的，有称“福神”牌咸菜分量并放到盒子里的，有盖上塑料盒盖的，有用胶带固定饭匙的，有贴封条的，就这样，一道道分工精细的作业，随着传送带的转动，逐一完成，最后，一份咖喱盒饭制作完毕。

日复一日的流水作业开始了。雅子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刚过十二点零五分。还得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站五个半小时。即使想上厕所也必须一个个地轮着去。从提出申请到轮到自己，大约需要等近两个小时。所以，要尽可能地自我安慰，同伴之间相互帮助，尽量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中作业。这是使身体不致被摧毁，能够长期坚持这一工作的诀窍。

开工一个小时左右，听到新来的女工喊了一声，效率立刻降了下来。流水线的速度有点受影响。这时，弥生急忙伸手把新来女工的那份饭也拌匀了。雅子想，她可真是个好女人。现在只能自扫门前雪，更何况，今天的弥生是那样疲倦。

凡是老职工都知道，“搅拌米饭”是件累活儿，因为米饭不是刚出锅的，既凉又硬，要把呈四角形的米饭瞬间捣碎，不但需要腕力和手指的劲，而且，还要用腰上的劲，所以，连续干下来腰部常常感到酸痛。搅拌一个小时，从背部到肩膀都疼痛难忍；再坚持一会儿，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所以，这个活一般都交给新手去干。弥生的眼中流露出绝望的神色，一直搅拌不停。



一千二百盒咖喱饭加工完毕。女工们迅速地清理传送带，必须立刻转移到另一条流水线。

下一道作业是制造两千盒“幕之内特制盒饭”，“幕之内特制盒饭”盒内装的材料多，所以流水线也长。后面的工序由许多戴着蓝色知了帽的巴西工人担任。

良惠和雅子与往常一样，担任“盛饭”的角色。让机灵的邦子当副手，这样就能确保让弥生做最轻松的往炸猪肉片上浇调料的工作。用双手拿一片炸肉片，在调料桶中浸一下，然后，把两张浸过汁的肉片排列在一起。这是一份远离高度紧张的流水线的轻松工作。这样，不但弥生能够胜任，雅子也可以安心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可是，当作业结束、开始清理现场时，一种什么东西被弄倒而发出的激烈碰撞声使员工们大吃一惊。原来是弥生被装炸猪肉片浇汁的容器绊倒。金属盖嘎啦嘎啦地滚到旁边的传送带边，周围是一片浓茶色的浇汁汪洋。

车间的地面因油腻的浇汁而变得滑溜溜的。熟悉这道工序的人，轻易不会出这种事故。

“你究竟是怎么搞的？”

满脸气得紫红的中山跑过来，大声训斥道：“啊！洒了这么一大片！”

几位男职员拿着拖把慌忙赶过来。

“对不起，我滑倒了。”

屁股泡在浇汁中的弥生表情呆滞地坐在那里。雅子急忙跑过去把她拉起来。



“快起来！”

雅子发现，在弥生卷起的工作服的下方，靠近心口的地方有一块不小的青黑色斑块。这就是弥生失魂落魄的原因吧？像是被上帝摁了一个不吉利的图案似的，斑块在她那白皙的腹部上显得格外醒目。雅子“啧啧”了两声，急忙放下弥生的工作服的下摆，以防别人看到青斑。

即使想去换衣服，也没有可替换的。结果，弥生仍然穿着屁股和两袖沾满炸猪肉浇汁的作业服继续工作。白大褂沾上了浓浓的浇汁，立刻被染成咖啡色，虽然还没有渗透到里面，但气味却很冲。

清晨五点半，因没再加班，完成作业的工人们陆续回到二楼。雅子她们四人，通常是换下工作服后，从自动售货机买来饮料，边喝边聊，二十多分钟后才回家。

“你今天有点不正常，出什么事了？”

一无所知的良惠注视着弥生。熬了一个通宵的良惠的脸上露出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倦容。

弥生一口喝干了纸杯中的咖啡，稍沉思了一会儿，答道：

“昨天，和他大吵了一架。”

“吵架，还不是家常便饭，对吧？”

良惠为求得支持，对邦子笑着说。邦子把一根细长的薄荷型香烟轻浮地横衔在嘴中，眯缝着一双小眼，不冷不热地附和着说：

“你和山本不是感情很好吗？还时常一起带着孩子出去



玩吗？”

“最近从来没出去过。”弥生嘟囔了一句。

雅子默默地注视着弥生。一坐下，一种潜伏了好久的极度疲劳感传遍全身。

“谁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的。在漫长的人生中，既会有低谷，也会……”寡妇良惠想用老生常谈安慰她。弥生却用激烈的语调甩出一句：

“可是，他把存款全都挥霍掉了，真是个败家子！”

大家都被弥生口气的激烈程度及内容的严重程度惊呆了，鸦雀无声。

“干什么用了？”

雅子点了根烟，吐了口烟问。

“说是赌博，什么‘比九点’游戏什么的。”

“你丈夫不是一位比较正派的人吗？怎么能走上赌博这条邪路呢？”

良惠惊讶地睁大双眼。

“咳！”弥生无力地摇摇头。

“有一家他常去的店，好像在那里玩，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多少储蓄呢？”

邦子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眼睛里放着光。

“五百多万。”

弥生有气无力地答道。邦子屏住呼吸，瞬间，露出一脸羡慕的神色。



“绝不能轻饶了他。”

邦子一说完，弥生又出现刚才让雅子见到的那种愤怒的表情。

“你们说呢？而且，他还捣了我的心口。”

弥生掀起上衣，让大家看了那块青斑。良惠和邦子互相递了个眼色。

“我现在正在反省呢。”良惠劝解说，“我们两口子那时也常吵架。每次吵着吵着就动手打起来了。我丈夫是个粗野的人。可是，你丈夫不是那种人吧？”

“不知道！”

弥生说完，就隔着T恤衫抚摸胸口。

外面已露出鱼肚白，与昨天一样，今天好像又将是一个又湿又闷的日子。雅子和骑自行车回家的弥生在厂门口告别后，与邦子一起去停车场。

“今年好像是无雨的梅雨期呀。”

“又该缺水了吧。”

邦子抬头仰视阴沉沉的天空。邦子的脸胖得像气球似的。

“若老是这样，恐怕会早的。”

“我说，雅子！山本可怎么办呢？”

“咳！”雅子叹了口气，耸了耸肩。邦子打了个哈欠，继续说：

“要是我，就跟他离婚。这可不是他一时糊涂的问题。



两口子的血汗钱怎么能随随便便地糟踏光了呢？”

“是啊！”

雅子随声附和说。可是，弥生的两个孩子才只有三岁和五岁。这不是马上能够决断的简单问题。看来为将来担忧的不只是雅子一个人。

两人默然地走到停车场，各自打开了自己的车门。

“那么，再见！”

“好好休息吧。”

早上能说“好好休息”吗？雅子一屁股坐在座位上陷入沉思。疲劳突然袭来，仰视长空，感到刺眼的疼痛。

## 二

邦子打开高尔夫车的点火开关，一踩油门，巨大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在停车场的上空。最近，车的运行状态一直良好。去年，光修理费就花去二十多万。

“喂，我先走了。”

年长的雅子面无表情地招了招手，驶出停车场。邦子礼貌地点着头目送。

和其他人不一样，雅子真是个琢磨不透的人，不知她在想着什么？当雅子走远时，邦子才松了一口气。邦子与工厂的同事一告别，就脱去伪装，立刻露出真面目。

雅子的车刚出停车场，就在那里等信号。看着花冠车尾部凹下的伤痕。邦子心想，也真是的，那样的车还能坐吗？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红色的喷漆已经脱落，从那陈旧的样子看至少已经跑了一百万公里以上。而且，还贴着交通安全的红色粘贴纸广告，真是多此一举。像自己一样，哪怕买部半新不旧的车呢，能坐上外观漂亮的车心情该多好啊。要不，干脆贷款买部新车。

雅子这个人，从年龄、容貌、线条来看都不错，可就是不注意修饰打扮。

邦子开始放立体声音乐。一位像是用谣曲演唱流行歌曲的女高音的声音在车内回荡，躁得让人难受。其实，她对音乐毫无兴趣。放歌曲只是想获得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的感觉，以及想确认自己的车的性能而做的一种尝试罢了。

邦子为使冷气能直接吹到身上调节了风向，并撑起帆布顶篷。像蜕皮的蛇似的，车篷渐渐地鼓了起来。本以为是平常的现象，却戏剧般地变得富有刺激性，邦子喜欢这种激变的瞬间。她想，人生也能如此该多好啊！

邦子停住思路，又想起雅子。她总是穿一条工装裤，褪了颜色的儿子的T恤及破衬衣。冬季，加件运动服或淡雅的毛衣。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披的那件羽绒夹克。为了防止破口处羽毛露出，她竟用胶带纸粘贴。这种做法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邦子曾端详过冬天的秃树，心想真的有点像雅子。苗条的体形，微黑的皮肤，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稍稍化妆，如果再换上件自己穿的这种高档服装，至少看上去会年轻五六岁。哎，真是可惜。邦子是既羡慕又鄙视，有一种复杂的心态。





打断思绪，反思自己是一个丑女人，又丑又胖的丑八怪。邦子一边注视着反视镜，一边体会平时经常感受的那种绝望的心情。

自己是鼓腮，大脸，但眼睛却很小，鼻子又宽又瘪，而嘴却又小又尖。自己之所以长得丑，全都是因为大小比例失调。特别是下夜班的清晨，更是丑得吓人。邦子从化妆包中取出胭脂纸，在胖脸上拍了拍。邦子深知，自己没有任何特长，长相又不好，不可能找到收入高的工作。由于劳动强度大，越来越能吃，所以就胖了起来。

邦子突然对一切都感到不顺心，猛地挂上高速挡，一踩油门，高尔夫车就像弹出一样冲出停车场。看到反视镜中映出的一层灰尘，邦子感到很开心。

邦子把车开上新青梅公路，向都心方向跑了一程，终于在信号灯处右拐开向国立方向。在左侧的梨树园对面，出现了一座小规模的公寓，那就是邦子的住处。

邦子在这里早就住够了。但是，从妍夫哲也和自己的收入情况看，目前，也只能住在这里。邦子想变成一个不同的女人，在不同的场所与不同的男人过着不同的生活。当然，所谓的不同，应该是各方面都是一流的。自己注重档次，老是做那些不现实的美梦，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呢？

邦子把高尔夫车停在公寓停车场指定车位里。周围停的车都是轻型汽车或是国产大众小汽车。为自己的车感到自豪的邦子下意识地猛地用劲关上了车门。她想，说不定有人会因此而注意自己呢？但是，她也知道，这样做，如果有人责